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6年10月23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：南洋仁 校对：傲昂嘉措
版式设计：边强

7

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康巴当代文学旗帜
康巴当代文学阵地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



雪花

XUEHUA
【第2639期】

祖母喜欢看月亮。
喜欢看月亮的祖母，心田里安安稳稳地藏着一方诗意清宁的花园；而祖母的现实世界，却是粗糙忙碌的。

天蒙蒙亮，屋子里还黑着，祖母就已经在院子里忙起来了：去菜园里拔青菜，压井水，打扫院子，做饭。这时，祖父和叔叔也已扛着农具下田去了。祖父开门的声音，祖母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声音，把我和堂姐从甜美的梦乡里拽了出来。迷迷糊糊中，我们翻身，又睡了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再次把我们从梦里拽出来的，除了白亮亮的天光，还有满屋子的饭菜香。这时，小姑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起了床，梳妆停当，正帮着祖母往桌上端饭菜。

忙碌了一大早的祖母好像不知疲倦。我和堂姐、小姑姑坐在饭桌前，饭都快吃完了，祖母还没能坐下来歇一会儿，更没工夫坐下来吃饭。她身边跟着小黑和小白，得先把它们照顾好——小黑能帮我们看家，小白能逮老鼠。祖母说，小黑小白也是家里的一分子。院子里的一群鸡、两只白鹅、六只灰鸭，南墙边棚子里的两只羊，西边猪圈里的一头猪，也都由祖母悉心照料。

小姑姑吃完饭，骑着自行车去镇上上班了；我和堂姐吃完饭，背上书包上学去。祖母这才收拾停当，依旧没空坐下来好好吃口饭，她要赶紧给田里的祖父和叔叔送饭去。

中午放学回来，院子里，一群羽毛泛红的鸡咯咯叫着，啄食地上的碎玉米粒；小黑小白围着灶房门口转悠。系着围裙的祖母又在灶房里忙着做午饭了，一个人又烧火，又洗菜，又拌面。眼看灶膛里的火快要熄了，我和堂姐赶紧放下书包，帮祖母烧火。

傍晚放学回来，看到的依旧是系着围裙、忙得脚不沾地的祖母：不是在灶房里做饭，就是在院子里给猪拌食，或是照料鹅呀羊呀。总之，一堆琐碎的家务，都等着她来料理。

天渐渐黑下来，一天就要过去了。等祖母把家里的一切都安顿好，她解下围裙，搬一把椅子出来，在门口坐下——这时她才算闲下来。接下来，她要做一件完全属于自己的事了，那就是看月亮。

乡村的夜晚，寂静如一湖幽深的水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孤寂幽清。我们倚在祖母身边望过去：一弯瘦月挂在无垠的天幕上，静静地浮在屋檐一角，冷冷清清的。这有什么好看的呢？

祖母从不解释，只是温和慈爱地笑笑，依旧饶有兴致地望着屋檐上那弯瘦月。白天里忙碌的她，很少有这样的笑容。年少时的我虽不能理解望月的祖母，却十分喜欢望月时的祖母：急性子的她忽然像变了一个人，不急不躁，柔和宁静，仿佛这世上的悲辛艰难、鸡飞狗跳、闹心忧伤都与她无关了；仿佛她的心也如天幕一般宽广，容得下世上所有的事。

小姑姑给我和堂姐辅导完作业，我们有时也凑过去，跟着祖母一起看月亮。年少的我们，喜欢屋檐上那一轮圆月的满月，胖乎乎的，亮堂堂的；它虽也一言不发，却透着一股子喜气。

不管是瘦月，还是满月，在祖母眼里都是美好的。月月年年，年年月月，她看着瘦月一点点成为满月，又看着满月一点点变成瘦月，就这样周而复始。这是她多年来的习惯，也是她单调艰辛的生活里唯一浪漫而有诗意的事。

祖母告诉我们，她早年失去双亲，是老家屋檐上的月亮陪着她长大的。

多年以后，祖母的晚年时光，也是檐上的月亮在静静陪着她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曾经热闹的小院里，就剩下祖母一个人了；祖父走了，小姑姑嫁人了，叔叔成家后去了外地做生意，我们这些孩子长大后，也都到外面工作、成家。我们这些晚辈几次三番想接祖母同住，祖母都拒绝了。她不想打扰儿女和晚辈们的生活，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。她说她不怕孤独，因为有月亮陪着她。她习惯了乡下宁静的生活，就像习惯每天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；即便是天气不好、没有月亮的夜晚，她也要抬头望一会儿辽阔的天幕——月亮出来，是早晚的事。

几年前的一天晚上，我在厨房里做饭。忙碌了一天的我疲惫至极，又赶上那段时间烦恼事多，洗菜时想起生活的诸般压力和不如意，不由得掉下眼泪来。不经意间抬头望向窗外，黑漆漆的夜色里，一弯蛾眉月正静静地泊在楼后的树林上方，温柔地望着人间的一切。透过这扇小小的窗子，我凝视着月亮，月亮也凝视着我，那么真诚，那么柔和。渐渐地，忧伤纷乱的心被那宁静的月色一点点铺满，心头豁然生出一种云开雾散的明朗与轻盈。

那一刻，我突然理解了喜欢看月亮的祖母，也想起苏东坡在《水调歌头》里留给世人的千古名句：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祖母在她那粗糙艰辛的世界里，也活出了这样的豁达通透与诗意宁静。

檐上月

◎琦珏

卖羊记

◎姚秦川

那年中考，我被县城的一所重点高中录取。这本是一件开心的事，可面对不菲的学费和住宿费，全家人整日愁眉不展。

那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母亲就叫醒我和弟弟，说：“走，咱们把那两只山羊牵到镇上卖了。”那两只母山羊，母亲喂了将近三年，毛色油亮，身架匀称，每天能产七八斤羊奶，是家的主要经济来源。村里曾有人出高价想买，母亲想也没想便拒绝了。可那天从羊圈里往外牵羊时，我分明看见她的指尖在颤抖。

正值伏天，一大早，天气就热得厉害。通往镇上的土路被日头晒得烫脚，出门时灌满的一瓶凉开水，没过多久就被我和弟弟喝了个精光。太阳越爬越高，晒得人后脖颈的皮肤打针似的疼。我舔了舔发干的嘴唇，转头去看母亲，才发现她的唇上裂了好几道细细的口子，说话时会渗出一丝淡红的血。

到了集市，我们守了好半天，才有一个羊贩子凑过来。他用粗糙的手在两只羊的脖子上捏了一把，又使劲掐了掐羊屁股，然后问母亲想卖多少钱。母亲来之前打听过行情，她抵了抵干裂的嘴唇，陪着笑脸说：“两只羊，一共一百五十块。”

谁料，母亲话音刚落，就招来了羊贩子的讥笑：“你这羊骨架子这么小，也敢要一百五？最多给你一百块，卖不卖？”

母亲的笑容僵在脸上，近乎哀求地说：“大哥，你摸摸这两只羊的腰。我天天给它们喂草料，你这价压得太低了。”

磨了半天，羊贩子有些不耐烦：“再加五块，一百零五。不卖，我就去别家看看。”说着，果真抬脚就走。

日头把土路烤得发白，母亲后背的布衫早就浸出了一大片汗渍。忽然，她哑着嗓子喊了一声：“大哥！”

头一声，羊贩子没有回应。母亲又使劲喊了一声，他这才慢悠悠地回过头，装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问：“想好没？”母亲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点点头，说：“一百零五就一百零五，你牵走吧。”

谁知，羊贩子这时却要起了心眼。他摸了摸口袋，装出为难的样子说：“实在对不住大姐，今天出门急，身上就带了一百块。你要是同意，咱们现在就成交。”

母亲的目光落在那两只羊身上。她爱怜地伸出手，在每只羊的脊梁上轻轻抚摸了一遍，末了狠狠地点了下头，声音却轻得像被风刮走：“你牵走吧。”

就在羊贩子准备把两只羊牵走的一刹那，我看见一颗硕大的泪珠从母亲眼角滚了下来，砸在被晒得发烫的泥土里，很快就没了踪影。

回家的路上，碰到一个卖冰棍的老人。母亲从衣兜里摸出两个锃亮的五分钢镚，先塞给我一个，说：“买根冰棍吃。”又把另一个塞到弟弟手里，说：“去买根冰棍吃。”她自己却没舍得买。

一跨进家门，母亲就从布袋里掏出那沓沾着汗水的钞票塞到我手里，一边安慰我：“先好好收着。剩下的学费，妈再想办法。”

望着母亲疲惫不堪的神情，想着那两只被她当孩子一样照料的山羊，我憋了一路的眼泪终于再也忍不住，顺着脸颊滴了下来。

后来的很多年里，我吃过数不清的冷饮，却再也没有尝出那甜的滋味——那根冰棍里，混着夏风、汗水，还有母亲独有的、深沉如山的爱。

一个人坐在岳扎环水沟白泥巴的大石头上，与一条吐着信子的大菜花蛇为伴，雨中撑一把黑伞放牛——那样的日子，是那般幸福惬意。清晨有酥油玉米水粑子，午间有一小块碗状黄糖，夜里有醇香温热的牛奶。于年少的我而言，日子简单安稳。

半生不熟的馍馍

◎刘启殿

记得那年，我刚准备上小学。家里的黄牛挣脱缰绳，闯进田地偷吃青苗。母亲急忙前去驱赶。彼时她身怀六甲，身形笨重，不幸在老屋背后的酸梨树旁失足滑倒，从墙坎上跌落，伤势严重，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。随后母亲住进云母矿医院，一躺便是三个月，么弟望弟也在医院降生。那时擅长正骨疗伤的奶奶远在道孚，来不及赶回照料。

那段时日，浩弟、我和年长三岁的姐姐被寄养在么爸家中。夜里，八口人挤在碛房一楼歇息：蓉姐、浩弟、育妹、凡妹与我，加上刚出生不久的林妹。屋里人丁热闹，懵懂的孩童不懂生活的艰难，终日精力旺盛，嬉笑打闹，满屋鲜活。

可这份短暂的安稳热闹，终究只是一场温柔的幻梦。么爸一家迁居新居，暖意骤然消散，真正苦难的岁月就此拉开序幕。

之后，母亲仍卧病住院，父亲一边陪护母亲和襁褓中的望弟，一边靠着木工手艺四处奔波谋生。偌大的老屋，只剩浩弟、我和姐姐相依为伴。

天刚蒙蒙亮，姐姐便早早起身生火做饭。其实姐姐也是刚学会做玉米馍，还是前一晚启芬姐前来手把手教的。姐姐让我们兄弟俩坐在灶门前烧火，无奈只有刨花，没有大柴，火不经烧，她叮嘱我守在灶前添柴续火，别让灶火熄灭。她自己往大铁锅里舀入清水、架上篋子，一双稚嫩粗糙的小手反复揉着玉米面，揪下一块块面团轻轻拍打，拍成圆饼状贴在锅边，发出滋滋的声响。贴满一圈面饼，盖上木锅盖，用黑纱布条塞紧锅沿缝隙，姐姐又忙着铡猪草、兑猪食，提着猪食桶往返猪圈，片刻不得停歇。

而我睡意沉沉，兄弟俩倚在灶边，边打盹边看火。恍惚之间，灶火已然熄灭。姐姐见状焦急大喊：“火都熄了，馍馍怕是半生不熟了！”火熄气散，锅里的馍再也焖不透芯，里外生熟不均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姐弟三人只能匆匆啃几口干涩的馍皮，我和姐姐便背上书包，饿着肚子赶往学堂。浩弟则寄放在四伯、九爸或大么婶家。

有一次，姐姐怕上学迟到，手上又腾不开，顺嘴叫浩弟听馍馍熟了没有。有经验的伙夫，能从锅里的声响听出馍馍是否熟透。浩弟才三岁，哪里听得出来！他刚把耳朵贴到锅盖缝上，姐姐心急，已拿一根筷子撬开了锅盖，滚烫的蒸汽瞬间从缝隙喷涌而出，灼伤了浩弟的右脸。直到如今，他脸上还留着大片黑斑。回想起来，真是凶险！

饥寒窘迫的日子，自此成了常态。每日放学，同学们满心欢喜地奔赴家门，唯有我们饥肠辘辘、浑身乏力。爬刘家坡背水的路上，四肢酸软无力，步履维艰，心底总盼着能有人伸手扶我一把。

姐弟三人彼此扶持，日日靠半生不熟的玉米馍、玉米粑粑、玉米搅团和煮洋芋果腹。

一日放学后，我拿了镰刀，姐姐背着背篓，去往酸梨树沟打猪草。姐姐把背篓安置在一段平缓好起身的斜坡上，俯身用缺了牙的镰刀割酸酸草、灰灰菜、“胖婆娘”，还有山野间不知名的杂草。约莫半个时辰，背篓渐渐装满。姐姐怕草料不够，又额外割了一捆堆在背篓顶端，用荆条牢牢捆扎。她蹲下身子，双肩发力想要背起背篓，可满满一篓野草太过沉重，几番用力都难以起身。她双手撑地，



散文版